

民族团结和美的时代画卷

俞亦纲

在中国文联、中国杂协、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联和新疆文联等有关单位的指导与支持下,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和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合出品了杂技剧《天山雪》。该剧讲述了沪疆两地三代人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设新疆的故事。

一

《天山雪》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上海市马戏学校受新疆文化厅和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委托,在上海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主管单位的关心指导下开设了新疆班,培训了近60名来自新疆的杂技学员。2017年,新疆班学员主演的节目荣获第六届蒙特卡洛“新一代”国际青少年马戏节金奖。这批学员也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的重要力量。剧作正是以此为切入点,以上海与新疆共同培养的杂技人才参加国际比赛为引线,在“逆风飞翔”的雄鹰精神贯穿下,串联起70多年来沪疆两地三代人在天山南北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壮美历程。

剧作讲述毕业于上海市马戏学校的新疆杂技演员哈里克和伙伴们与他们的上海教练王雪峰,因合作创排新节目一起参加国际杂技比赛而再次相聚。共同经历过的新疆生活,三代人的情谊,使出生在新疆的王雪峰和哈里克不禁回忆起父辈们的奋斗经历——从上海出发奔赴边疆时的雀跃、黄沙漫天屯垦开荒时的艰辛、棉花大丰收时的喜悦……一幕幕过往激发起沪疆杂技人的斗志与勇气,他们将其融入新节目《雄鹰》的创排中,最终战胜自我,挑战极限,携手为国争光。

题材选择上,主创团队挑选“奔赴边疆”“屯垦戍边”“丝绸之路”“共庆丰收”“修建中巴公路”“国际比赛”等作为全剧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适合用杂技语汇来演绎,特别是在声、光、电、服、化、道等舞台综合艺术手段的辅助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新疆和上海两地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真实呈现了70余年援疆工作的壮阔历程,生动反映了新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深厚情谊。

二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天山雪》从创作之初就着力体现这一主题。

男主人公王雪峰是“疆二代”,父亲王湘川是军垦战士,母亲玉兰是上海援疆知青,他们与当地的热合曼一家结下深厚友情。剧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较高的象征意义。父辈们屯垦戍边、建设绿洲、破山开路;王雪峰与新疆学生们的各种互动,则见证了新时代上海和全国援疆的丰硕成果。

在文化融合层面,该剧融入浓郁的新疆歌舞特色元素,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剧中有一幕,鲜活呈现了各族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共跳欢快麦西来甫的温情场景。一张张真挚灿烂的笑脸铺满舞台、暖意融融,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亲密相依的美好图景。这类沉浸式、生活化的艺术表达,全方位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聚力的强大凝聚力。

一部优秀剧目总有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精彩片段。《天山雪》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舞台演绎,打造出多个直击人心、意蕴悠长的经典场景,以多元的艺术表达诉说边疆故事、诠释民族团结、传承奋斗精神。

“友谊路”一幕无疑是全剧技术难度最高、情感最浓烈的段落之一。演员巧妙依托连贯娴熟的立绳翻腾技巧,生动凸显出建设者在悬崖峭壁开凿炮眼的万般艰辛,惊险绝伦的“空中飞人”演绎,复刻了建设者飞越雪崩断桥的无畏瞬间。国家级非遗杂技表演达瓦孜突破多重舞台技术局限,在有限的镜框舞台空间内,极致还原了天堑险谷间运输施工装备的惊心动魄。一系列高难度艺术表演无缝衔接、层层递进,以精湛的艺术手法生动再现了当年中巴友谊公路修筑过程中可歌可泣的壮烈征程与奋斗图景。

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是王雪峰回到新疆后与各族人民载歌载舞。舞台上不同民族的笑脸交织在一起,当“我回家了”这句台词响起,无数观众潸然泪下。很多与王雪峰有相同经历的“疆二代”看完后激动不已,许多少数民族观众看到剧中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场景时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该剧还以“绸吊”展现母亲与女儿的思念之情,以“男女对手”展现援疆青年在艰苦环境里的浪漫爱情,以“空中吊环”展现知青女教师向学生介绍灿烂的龟兹文化和古丝绸之路……这些以杂技赋情的艺术巧思,唤起了观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共鸣。

三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突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天山雪》的人选与演出,承载着通过文艺作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使命。该剧让观众深刻体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意蕴,真切感受到各民族在并肩拼搏、携手奋进中积淀的深厚情谊。从代代相传的屯垦戍边伟业,到攻坚克难的中巴友谊公路修建;从源远流长的丝绸之路文明交融,到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边疆实践,天山南北的各族人民始终同心同向、团结一心、并肩前行。这种跨越岁月、贯通时空的情感纽带与精神传承,是各族人民同心筑梦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鲜活、最真切的体现。作品以艺术为桥、以文化为媒,持续深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根植各族儿女心灵深处。

尤为可贵的是,《天山雪》由沪疆两地多民族艺术家联合创排、同台演绎,剧目创作本身就是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新疆主创演员提前一年赴沪参与创排工作,与上海演员并肩训练、反复打磨、潜心磨合。在数月的朝夕相伴、同吃同住同训练的创作过程中,两地艺术家打破地域隔阂、拉近心灵距离,同心聚力打磨精品,真正实现了情感相融、心灵相通、不分彼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这一重要舞台上,我们期待这部作品能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上海杂技团继续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传承与发扬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艺力量。

(作者系中国杂协主席)



杂技剧《天山雪》第八场「友谊路」剧照

技美相融,情戏共生

刘旭光

时隔三年,再次观看杂技剧《天山雪》,仍然觉得新鲜、饱满、意味深长。这台杂技剧最初上演的时候,便在主题上得到了高度认可。作品所讲述的沪疆两地三代人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设新疆的故事,被誉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诠释”,传递了石榴籽般炽热的民族情谊。但在故事被人熟知之后,这台杂技剧仍然令人赞叹,这说明它的成功不仅源于题材立意,更来自杂技艺术语言上的突破创新。

初看《天山雪》,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是杂技吗?是,又不是。说“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杂技通常所坚持的“惊、险、奇、特、难”等核心特质,展示了空竹、蹬鼓、球技、花坛、单手顶、抖杠、绸吊等传统杂技技艺,是杂技功夫的集中呈现。同时,达瓦孜和空中飞人等也令观众惊呼连连。由高超技艺所引发的惊异与赞叹,仍然是这台杂技带来的基本愉悦。说“不是”,因为它在艺术形式上,不像是传统的拼盘式的杂技表演,而是一个“剧”,观众的观演体验,不再停留于看杂技的状态,而是看“剧”。

看“杂技”和看“剧”是两种观演体验,前者着眼于“技”,后者观看的中心是叙事与人物塑造。新世纪以来,各杂技团陆续推出《天鹅湖》《金色西南风》《华夏古韵》《豪情武侠》《敦煌神女》《花木兰》等具有主题性倾向的杂技节目,赋予演出以叙事性,标志着杂技开始向“剧”发展。2019年,上海杂技团上演了杂技剧《战上海》,完成了杂技艺术从“技术展示”到“叙事表达”的进一步突破,该剧将20个杂技节目嵌入上海解放的历史叙事中,在杂技语言和主题叙事之间找到了一个融合的办法,让杂技技巧成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核心手段,成功解决了传统杂技“技剧两张皮”的行业难题。《天山雪》则将这种结合进一步升

华,从“入眼”到“入心”,意味着“杂技”与“剧”的融合达到了新的境界。在《天山雪》中,杂技表演真正意义上戏剧化了。同时,杂技演员也变成了戏剧角色。杂技表演不再是单纯“炫技”,而是在炫技的基础上,将之与叙事、形象塑造结合起来。

但结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杂技剧姓“杂”还是姓“剧”?问题的背后是杂技发展的一个困境——杂技的话剧化会使杂技本体特征被稀释,若过度追求戏剧性、依赖情节铺陈,技艺核心可能沦为陪衬。此外,如果“技”与“剧”两张皮,简单套用话剧叙事框架,极易使技巧展演与剧情脱节。《天山雪》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思路。观众在观看时能够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舞台美感与杂技技艺特质彼此交叠、相融共生。杂技本身依靠高难度技巧带给观众强烈的惊奇感,而该剧在编创层面,从舞美设计、舞台造型到人物形象塑造,广泛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美学养分。

其一是舞蹈的动作美。剧中演员拥有扎实的舞蹈功底。每一处肢体动作都经过精心打磨雕琢,姿态舒展优美;动作流转之间,又洋溢着松弛的自由感与流畅的旋律感,打破了杂技单纯重技巧的局限。

其二是绘画性的视觉美。整部作品的舞台美术设计考究精良,道具、服饰、灯光、背景投影互为呼应,依照绘画的构图逻辑与审美规律统筹排布。舞台上任意一个瞬间的抓拍,都能定格成一幅构图完整、富有意境的画面。

其三是音乐的听觉美。作品自带浓郁的民族风情,为多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入提供了土壤;同时完整的叙事线索,又孕育出承载人物情绪、串联故事脉络的主旋律。多重听觉元素相辅相成,让该剧成为一部“可听”的杂技剧。

一场浑然天成的中国式浪漫

杜竹敏



《天山雪》第六场「故乡情」剧照

步入杂技剧剧场,观众首先期待的是惊险、刺激、高难度的杂技技艺。显然,《天山雪》的观赏性和惊险度满足了观众对这方面的期待。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来自上海、新疆两地的演员密集地展示了20余种不同种类和风格的杂技技巧。其中既有绸吊、立绳、空中飞人等高空类技巧,也有抖杠、单人造型、多人造型等力量类展现;有空竹、蹬鼓、球技、车技等海派特色杂技展示,也有国家级非遗达瓦孜的精彩演绎。这些项目在保留传统技艺精髓的同时,都根据剧情需要和观众审美做了不同程度的创新转化,令其更适配《天山雪》的剧情和人物,带给观众似曾相识却又充满新意的感受。

“光荣花”中,女子自行车技巧的群体展示时分时合,不断变换造型,女演员站立于车凳上,张开双臂拥抱春风的形象,迎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庆丰收”中,少年王雪峰在两个蹦床之间翻滚腾挪,展示各种高难度技巧,而最后的飞身一跃,牢牢抓住天空的云彩,在云海自由漫步,达成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织共鸣;“友谊路”中,立绳、秋千飞人、达瓦孜这一组高空绳索技巧组合将剧作的技术难度与惊险度推上了巅峰,演员在绳索上前行、跳跃、匍匐、转身,看得观众惊心动魄。

《天山雪》牢牢抓住了杂技剧“技”的特点,立足杂技技艺本体的创新和突破,将演员所掌握的技巧发挥到极致,通过高难度、高质量的展示和创新性、探索性的编排吸引观众眼球。同时,引人入胜的剧情铺排作为加持,赋予了技艺更为震撼、绵长的感染力。

从“杂技”到“杂技剧”,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相对独立的杂技节目串联拼接,讲好一个完整流畅的故事。《天山雪》的故事并不复杂,却真挚动人,真实展现了上海、新疆两地各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民族情感,体现了三代人一脉相承的初心理想。随着故事的推进,戏剧冲突矛盾逐渐展开。动与静、喜与悲交相辉映,观众与剧中人一同回溯、经历那段峥嵘岁月。这其中有开天辟地的豪情壮志,也有筚路蓝缕的跋涉前行;有丰收的喜悦,也有牺牲的悲壮;有擦干眼泪出发的勇气,也有百折不挠后的收获。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舞台上找到情感的投射。

“生而为鹰,逆风飞翔”是编创为《天山雪》确立的精神内核,亦是贯穿全剧的价值主线。剧作构筑了纵横古今、恢

宏开阔的叙事时空:上溯千年,龟兹千佛洞的飞天壁画,沉淀着雪域大地悠远的人文底蕴;回望岁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放军屯垦戍边、有志青年奔赴边疆,以青春热血扎根雪域、建设家园;接续时代,中巴友谊公路的修筑贯通山海情谊;放眼当下,沪疆两地人才互通、教育共建,续写各民族携手共进的时代新篇。跨越漫长时光,沪疆三代人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交织相融,质朴的个体情愫与赤诚的家国情怀深度共振,让全剧的叙事兼具温度与厚度。主创团队以“雄鹰”为核心意象贯穿始终,因为雄鹰不仅是帕米尔高原上迎风振翅的矫健生灵,也是斩获蒙特卡洛金奖的经典节目,更是一代代边疆建设者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精神写照,承载着中华儿女坚韧向上、逆风笃行的精神力量。

杂技剧创作的最大考验在于如何“量体裁衣”,即如何将演员掌握的技艺巧妙融入剧情之中。既不能因为过于关注矛盾冲突而弱化了技艺的展示,也不能为了保留杂技技巧而将其“硬塞”到故事中。《天山雪》达到了“技”与“剧”的平衡统一,20余项杂技技艺展示几乎完美地做到了如盐入水,宛若无形:青春少年汪洋恣肆的车技展示,耕犁上的力量组合,田野上的草帽舞,象征爱情的绸吊,意象化的蹬鼓和空竹,还有在剧情中基本还原的抖杠比赛不断升级的难度,和最后定格的多层雄鹰造型……丰富的技巧成为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推动剧情发展,并且服务于角色塑造。

《天山雪》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剧中,坚毅勇敢的王湘川、外柔内刚的白玉兰、热情爽朗的哈里克、朝气蓬勃的王雪峰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外,群像的塑造同样出彩。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百折不挠的拓荒者、热情好客的各族同胞与不畏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表

演同样富有感染力,让观众与之同悲同喜。

“新家园”中,昏黄巨日下,炽热土地上,拓荒者扶着耕犁,一步步艰难潜行。沉郁的合鸣从地平线外传来。这一幕仿佛静止的岩画,亘古辽远,让人想起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丝绸之路”中,炫目的彩绘藻井图案尽显神秘的魅惑。云鬓高髻、仙袂飘飘的仙女手持莲灯而来,吊环高度还原壁画“飞天”婀娜的身姿和灵动的体态,让那些印刻在石壁上、引人浮想联翩的形象真的活了过来、飞了起来……

该剧通过对舞美、灯光、音乐和多媒体的综合运用,将中国美学“刚柔并济”“动静相合”的特色传递给观众。观众不止被精湛的技艺所震撼、被动人的故事所感动,更能从中获得一种浑然天成的东方之美的熏陶。其中,主题曲《生而为鹰》充满了时代的律动,《我们新疆好地方》等多首插曲风格多样、朗朗上口。音乐素材还运用了都塔尔、手鼓、热瓦普等多种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为渲染气氛情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观者可从不同维度品味《天山雪》的魅力:或是惊叹于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杂技段落,由衷敬佩演员经年付出的汗水与辛劳;或是回味这段饱含深情的故事,被沪疆两地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深深感动;亦可从中体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赞叹各民族文化底蕴多姿的独特光彩。人们鉴赏美的视角各不相同,然而面对美好的艺术作品,心灵总能达成相通的共鸣。当你走进剧场,邂逅《天山雪》,必将拥有一段沉醉于美的难忘夜晚。

(作者系上海艺术研究中心戏剧工作室副主任、一级编剧)



《天山雪》第二场「光荣花」剧照